

编者按 8月6日,纪念季羨林先生诞辰115周年座谈会暨羡林学者培育工程推进会在聊城举行。井扬作为季老家乡代表参会,并代为宣读了季清女士从美国洛杉矶发来的致辞。季清女士以孙女的身份,通过致辞深情回望了祖父的学者人生与精神风骨。她以先生《研究学问的三个境界》为引,将爷爷的一生凝练为“立志、奋斗、坚韧”三个关键词,道出了一位学者在学术长路上的执着与坚守。今日本报以《书桌角落的温润明灯》为题,转发季清女士发言,让读者深切感受到季羨林先生既博大又温润的精神世界。

书桌角落的温润明灯

○ 季清

今天,我们再次怀着深切的敬意与思念,齐聚一堂,纪念爷爷季羨林先生诞辰一百一十五周年,我在这里代表季泓为本活动致辞。爷爷虽然离开我们已有多年,但他的精神与思想,他治学的严谨与认真,仍如春风化雨,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。

在《研究学问的三个境界》这篇文章里,爷爷引用了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里的一段话:“古今之成大事业、大学问者,必经过三种之境界:‘昨夜西风凋碧树,独上高楼,望尽天涯路。’此第一境也。‘衣带渐宽终不悔,为伊消得人憔悴。’此第二境也。‘众里寻他千百度,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’此第三境也。”第一个境界是立志;第二个是要“努力奋斗,刻苦钻研”;第三个境界则说的是“坚韧不拔,百折不回”。这三个境界缺一不可。爷爷的一生,是学者的一生,是仁者的一生,这背后有着他辛苦的劳作与努力。他的散文包罗万象,既有理性的思辨,也有人性的温度;既写学术之思,也写生活之美,字里行间皆见其胸襟与智慧。爷爷的学问贯通中西文化,以明澈的心灵,

守护着学术的真诚。无论是梵学研究的深邃,还是散文笔触的柔美,都映照出他对世界的理解——那是一种超越功名的宁静与和善。

爷爷这一辈子,就是个教师。别人后来给他加了很多名号,说他是什么大师和什么大家,可我始终觉得那些称呼离他很远。他从来不是那种站在高台上、挥袖讲大道理的人。他更像一盏放在书桌角落的灯,亮得不刺眼,却在默默地陪伴学子和爱好知识的人走在求学与求知的道路上。

我小时候最熟悉的画面,就是爷爷伏在案头写东西的背影。那是家里最安静、也最有力量的一幕。窗外或秋风飒飒,或阴雨连连,或皑皑白雪,或阳光灿烂。窗前的爷爷永远在伏案工作,他的笔在纸上沙沙作响。那声音轻得像呼吸,却伴了我整个童年。每当他要查典故、引古文,就会从那一排玻璃书柜里抽出一本线装书(那些书的纸张经过岁月的打磨,已经有点发黄,虽然几次搬家,却也都很好地保存了下来)。我常常被叫过去帮爷爷加标点,有时候还要抄写出来。那时的我并不懂那些古文的

深意,只知道爷爷信任我,把他手上那份沉甸甸的学问的一角交给我,让我替他节省一点点时间,以便他集中精力去写那些更重要、更需要沉思的内容。爷爷会不时地过来看看我的进展,他没有老师对学生的那种严肃,而是长辈对孩子的温柔。他从不曾说“你要好好学习”“你要成才”,只是把书递给我,让我在那些古老的文字里摸索、点画、抄写。那是他最安静的教导,也是他最深的爱。

如今回想那些陪他整理书页、帮他点句读的時刻,竟成了我生命里最温和的一部分。那时我不懂自己在做什么,只觉得是帮爷爷的小忙。可现在才明白,那些看似普通的动作,其实是我和爷爷之间最亲密的联结,是他把一生的坚持、耐心和学问悄悄传给我的方式。

爷爷从来不夸口说自己是大师,可在我心里,他比任何名号都要高。他是我见过最认真、最纯粹的人。那些伏案的夜晚、那些线装书的纸香、那些点句读的符号,都成了我怀念他时最清晰的画面。有时候我会想,如果时间能倒回去,我愿意再

坐在他身边一次,再听一听那支笔在纸上划过的声音。那声音里有爷爷的一生,也有我最初的安稳。爷爷曾说:“学问无涯,做人有度。”这句话,至今仍在提醒我们:知识的追求,终应回归于心灵的修养与社会的担当。爷爷用一生诠释了“文化之光”的意义——那光不耀眼,却能照亮人心。

今天,当我们回望季羨林先生的足迹,不仅是在缅怀一位伟大的学者,更是在追寻一种精神的延续:爱国、孝亲、尊师、重友。愿我们在纪念中重拾信念,在思念中继续前行,让爷爷的思想之光继续照亮时代的路。

2026年7月30日写于美国洛杉矶

连载②

布衣诗人谢榛

○ 武俊岭

第十九章 茂秦被攀龙冷遇 魏裳遭狂士辱骂

回到家里,看到芷兰欢迎的笑脸,谢榛无比幸福。两个人在房间里,谢榛向芷兰讲述了回乡的观感。芷兰听了,轻轻叹息。

慢慢地,谢榛因回乡而来的颓唐消失。每天,他又开始读书作诗了。这天,他突然接到卢楠的一封信,说他前往南京的日程拖后,于是邀请谢榛前往浚县,游览大伾山。

此信正中谢榛下怀,于是,他匆匆收拾行装,带着芷兰雇车而去。

卢家虽经劫难,但仍然恢复为一座三进大院。卢楠先把谢榛、芷兰安顿在两间房子里,略事休息。然后邀请两位前往大厅里吃饭。

芷兰落落大方,紧紧跟随谢榛身后。卢楠见了,眼睛里含着笑意。卢楠现在虽然还有一妻一妾,但没有让她们出陪。卢楠一个人,劝谢榛喝酒,劝芷兰吃饭。卢楠不时地看芷兰一眼,满是欣赏之意。对谢榛的老年得妾一点也不羡慕。有的,只是真诚的祝福。

第二天一早,卢楠雇上一辆马车,载上谢榛、芷兰,他则骑上一匹骏马,向大伾山进发。

拔地而起的一座高峰,让谢榛不禁生出仰止之情。谢榛携着芷兰之手,缓缓步上山间小道。沿途,但见树木青绿、流水潺潺,幽意十足。往里行走、往

上攀登,便看到了那尊有名的大石佛。谢榛、芷兰、卢楠驻足观看,见石佛面似弥勒,似在笑看人间可笑之事。谢榛由此佛像,想到香山上的玉峰大师。自己的《游燕集》便是他出资刻印的。自然,还有李攀龙的编辑、裁订之功,也是不能忘记的。

再往前走,便看到了摩崖石刻。很多前代书家的书法,都刻在了坚硬的石壁上。

再走,就到了天宁寺。三人在山门前伫立,看到大殿正门里面,似有僧人打坐。谢榛本想进去与僧人攀谈一番,但因带着芷兰,便打消了念头。

谢榛对建筑之美的感触,不及对自然山水敏感。他离开山门,沿右边的一条小路往前行走。他看到石头缝隙里生长着松柏,不禁暗暗称奇。看到林间阳光的金黄,眼睛一亮。看到飞鸟的姿态,随之欣喜。芷兰在深如海洋的王府里生活多年,现在置身于明媚的山水之间,不由得心情大好。她变得像个孩子一样,突然向前快跑而去,身姿翩翩,笑声朗朗。

卢楠对谢榛说,年老得妾,应该十分宝贝吧。

谢榛说,自然,我好像年轻了二十岁。写诗的劲头也越来越大了。

我是幸运的!我一介草民,如果不是写诗,怎么能到这种地步?

天生诗才,你自然不能浪费。我会紧紧抓住每一天的。

谢榛紧走一阵,扶住身子微微动弹

的芷兰,说,看你高兴的,好像没见过山似的。

我有五六年没在山里玩了。

那你就多看看吧。

看着芷兰微微出汗的额头,有几丝黑发让汗水粘住,谢榛不禁生出满心的怜爱。

一直玩到接近午时,三人才返回浚县城里。

三人直接走进一家酒楼。喝了半斤多酒后,谢榛来了诗兴,向酒家讨了文房四宝,极快地写起诗来,题目是《游大伾山》。芷兰看着谢榛信笔挥洒的英姿,心里生出极大的爱慕。

饭后,三人回到卢家歇息。第二天,卢楠又用马车载着谢榛、芷兰,往城西南的浮丘山玩了一天。连玩两山,芷兰有点累了。在卢家休息一天后,马车载着谢榛、芷兰返回安阳。

在浚县游玩之后,谢榛得空便领着芷兰在安阳附近随意游览。登山临水之际,谢榛灵感迸发,写了不少诗。正在他陶醉于这种快乐的生活当中时,突然接到李攀龙寄来的一封信。打开一看,只见上面写道:

谢大先生:

先生以布衣之身,赴京解卢生之冤,义薄云天,缙绅看重。奈何面对椒山之难,先生退缩如龟?况对结社之事,率尔孤行,不和七子之诗。我自外地回京,社中友人频频道尔不义之行。吾虽为尔辩解,怎奈众口一词,争贬先生。

先生当静夜自思,以图自新,以求

社中诸友谅解。

原来,李攀龙称呼谢榛不是茂秦便是茂秦兄。现在好了,改成大先生了。这种变化,意味着疏远、冷漠。谢榛思忖:看来自己与李攀龙、王世贞的友情确实出现了裂痕。

李攀龙的这封信,让谢榛十分痛苦。连着好几天,他茶饭无味,不爱说话,天天坐在书桌前不动。芷兰在第三天时,实在忍不住了,便问,先生为何苦恼呢?

谢榛不得不回答,说,李攀龙寄给我一封信,把我责备了一通。

为什么呢?

谢榛把信找出来,递给芷兰。芷兰看过,说,信中只说了两件事,一是说你没有解救椒山,二是没和七子之诗,对吧?

信里是这两件,但还有一些没有说出。在京师时,我与李攀龙吵过一架。

你们男人之间,就是吵吵闹闹,争这争那。

谢榛摇摇头,说,我早晚还得往京师一趟。

带上我吗?

到时候再说吧。

与芷兰说破书信内容后,谢榛稍微开朗一些了,但以前的豪爽没有完全恢复。偶尔,赵王派人前来招他,他就前去拜见。七月里,他给赵王写了三首寿诗。赵王看了很是高兴。

(未完待续)